疑耀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疑雁

（一）

張萱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疑耀

三十年前。余爲疑耀凡二十七卷。蓋未卒之業也。歲戊申。分司吳關。焦太史竑、黃觀察汝亨、讀而嗜之。遂相與爲序以授梓。時榷事已竣。得代。僅梓行七卷。余卽奉先太安人還里。尙餘二十卷。未授梓也。此七卷者頗行於世。海內知交。往往貽書見索。謂二十卷當盡以梓行。旣罷歸耕鑿多暇。稍事繙閱。相次劄記。乃續十有餘卷。合舊稿當得四十餘卷。第舊二十三卷。年來又多割而歸於西園史餘。故此四十餘卷。尙須整比。不欲遽災木耳。丁卯秋。郡大父義興徐公。博物君子也。還吳。以書見詢疑耀七卷。不知何人借爲閩禿李贄所著。亦大怪事。余疑信相半。戊辰初夏。余有事羊城。過友人李明府果卿。得疑耀閱之。徐公之言果不妄。謂余止校訂此書。復僞余譔一序。王伯穀嗜之。眞大怪事也。第此輩殊自賣破綻。七卷中尙有數十處未盡改削。卽三尺之童讀之。亦皆知爲嶺南張某所著。不待辨也。余因自幸嶺外老公車。一再什輒令見放。讀此書者。能不以人廢言。今獲借它人以行於世。豈非此書之大幸耶。嗟嗟。蜀才注易。李蜀書蜀才范長生也。世以爲王輔嗣。博物如謝承夏侯該以爲譙周。服虔譔通俗文。阮孝緒以爲李虔。葛洪譔西京雜記。世以爲劉歆。韓退之表諫佛骨。世以爲侍郎馮宿代筆。又何怪余之疑耀。借名李禿以行之也。余憶居西省日。禿以妖書株連繫詔獄。余偶偕同官好事者往覘之。禿輒長跪頓顙數十。至破其額。余竊笑誰謂禿能佞佛耶。爾時余方一覩其面。輒唾地去。今僞爲余序者。乃謂余靑衿時。嘗貧笈以從禿遊。一何誣也。余爲靑衿。未嘗跬步出國門。禿自薙頂。卽從七觀音居黃州。亦未嘗跬步涉五嶺。余何繇而貧笈從之。一旦橫罹此誣。豈以余亦嘗合掌於七觀音耶。況焦黃二公。皆禿文字交。往來甚密。余疑耀果出於禿。

能不覷破。而肯爲余曲筆否。余忖度之。二公爲余梓行疑耀七卷時。王百穀數欲爲余譔一序。以雁行二公。余忽忽未及應。聞之友人。百穀微有慊焉。又余嘗有微言見於它籍。以禿所譔著。業爲朝廷焚禁而行。怪者復盛行其書。可以觀世矣。此語久已落在人間。又以百穀亦余文字交。可以取信於人。故有此破綻伎倆耳。因念余前梓行之書。道藏中宋張君房所輯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皆經摺。不便繙閱。祕閣中元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皆鈔本。未嘗公行。余皆梓而行之。今吳越間二書皆已覆鐫。去余名氏。第二書非出余之手。即名氏不存。又何問焉。若彙雅二十卷。則世人不能讀者。故世亦不能覆鐫。余之書行世。而名氏幸留者。彙雅而已。今疑耀七卷外。尚有三十餘卷。及西園彙經一百二十卷。西園彙史二百卷。西園史餘二百卷。西園類林五百卷。西園聞見錄一百二十卷。西園古文六卷。西園古韻十卷。今耄矣。姓名不復挂人齒頰。異日有好事者。盡以諸書災木。安知不皆爲蜀才易。爲通俗文。爲西京雜記。爲諫佛骨表乎。故復綴數語於七卷疑耀之簡端。非嘵嘵也。亦以自明西園公生平未嘗合掌七觀音而已。博羅張萱。

疑耀卷一

博羅　張萱　孟奇撰

孔子無鬚眉辨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蓋宏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司馬遷之所述。備矣。猶未及舌者。舌內藏。不得稱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鉤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尤異。至鬚與眉。則載記皆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泉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委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頷頰間鬚髯甚盛。謂皆吳道元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元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耶。余按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於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爲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鬚眉時。天下王侯、亦皆起敬。不敢以爲稚幼而狎之。非眞謂果無鬚眉也。按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尚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

舜有兄妹

舜弟曰象。或云隨母嫁瞽瞍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

兄。爲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嫘、舜妹。嫘或作嫘。史正義作顆。又作繫。畫始於嫘。故曰畫嫘。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嫘每爲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按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於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始作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畫記補遺。陳德輝續畫紀。米芾畫史。湯君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而不知作畫者舜妹嫘也。故詳著之。

生子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勳。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苕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此。

姣童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儈以能應對、嫻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首垢面愚騃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爲其所使矣。旨哉斯言。余見衣冠家畜姣童。如龍陽秦宮輩。非惟能役使主人。且往往能滋物議。乃知魯齋之言。非欺我也。余性絕不喜此輩。交遊中嘗以爲訝。余曰。許魯齋聰明人。尚恐爲奴僕聰明者所役。余愚騃人也。能堪其役使乎。

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載寔壇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又何誤也。

書籍板行

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袠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九經國子監。田敏校正。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書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高皇帝像

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邸中。模高皇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爲眞矣。余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脩。無所謂

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若聳其肩。兩髭橫分。鬚長裹臍。皆翼善冠。衣綠。不正立。頗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紙蒙之。不敢啓云。

許由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揚子雲亦云。誇大者爲之。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爲全無許由。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由當堯之時。尙不屑爲九州長。而揚雄當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也。欲以自掩也。

五霸

霸之有五。春秋傳皆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而孟子止言齊桓、晉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屬夷狄。皆不足稱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韋、與齊桓、晉文爲五者。何燕泉亦從其說。余謂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當以春秋爲正。

窈窕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閒之地也。詩稱窈窕淑女。鄭元箋爲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揚子方言。以美心爲窈。美容爲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爲得。楊用脩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

皆屬居處。遂以朱氏之訓爲謬。余謂不然。窈窕原有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卽以居處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孟母姓仉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仉。音掌。齊後也。音有瑯琊掌同。前凉掌掾。宋有掌禹錫。脩本草者。卽同孟母仉姓。仉掌通用。字書反爪爲掌。

放生

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漁罟網。始自庖犧。若如浮圖之言。則聖人庖犧、當爲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永叔之言。誠足以破世人之惑。第仁人君子存心。誠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廚。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韓縝不識女字

與俗人書劄。不可用古人。多有不解者。宋韓莊敏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慍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莊敏、韓忠獻公億之子。豈俗人者亦不解古字如此。

漢祀以騶易鳧

武帝祭宗廟。以騶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難得之物。騶與鳧大小相當。以騶易鳧。想必有

說。俟之博古者。

望帝化鵑

子規、子鴂、杜鵑、杜宇。又名規。又曰周鵑。又曰催歸。又曰秭規。皆一鳥也。來敏本蜀論有云。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至汝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爲相。許愼注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慙死。化爲子鴂鳥。李義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余按常璩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帝遂委以政事。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每聞子鵑。輒悲而思之。是子鵑之鳥。非望帝所化明甚。

癡子

晉楊濟嘗與傅咸書。有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夫癡之一字。豈但了官事而已。人能解得此癡字。則人間事無一不了了矣。

顏子安貧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皆其難者。然惟顏回最著。而古傳記所稱。回有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何至簞瓢陋巷而屢空耶。無亦回之好學。不求安飽。故孔子亟稱之。遂以安貧之名。獨著於後世耳。韓昌黎謂簞瓢陋巷。乃哲人之細事。又何怪其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也。

古人辭大

晉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仕宦。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伯仲塤篪

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篪。注疏及朱考亭注、嚴氏詩緝。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篪之徵和。塤爲商、而篪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嗚呼。余有四弟。而同母者三。中道見捐。門祚衰薄。孤塤之奏。何以成音。一歎。

蘇武

蘇武在匈奴娶婦。卒豪後世訾議。余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勔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尼堪所數日。便求妻室。尼堪喜。令於所獲內人中自擇。勔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勔遂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尼堪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此。得無朱勔之見耶。第未知此婦之美陋何如耳。或曰。此婦之美無疑。不然。子卿何丁年奉使。皓首始歸耶。余爲掩口。

徐庶歸曹

晉周勰爲西戎校尉。守涪城。母妻爲苻堅將楊安所獲。遂降於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但勰既歸秦。屢折辱堅。又嘗潛至漢中。爲堅追獲。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被撻。徙太原而卒。亦足以明其不

事秦矣。元直一歸曹。遂安於曹。無他自明處。以此恨恨。

北音無入聲

周德清在元時。自謂自音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侄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之音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爲溜。以國爲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尤爲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經濟

學者有志用世。固當講究經濟。然不可以經濟一念。先入其心。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所以爲萬世醇儒也。宋仁宗朝。胡安定教授湖州。至以治事名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非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乎。迨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手實、保馬、保甲、農田、水利。則皆其平日聞安定之教以講求者。故介甫少嘗見濂溪。恥於下問。及其爲相時。濂溪年五十有四。張橫渠年五十有一。二程年三十有八九。介甫皆以爲不足與有言。其所用之人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皆急於經濟者也。陸氏之學高於事功。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皆爲朱考亭所不取。其意念深矣。

漢唐二高識度

漢高祖初爲亭長。告歸之田。有老人過請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魯元公主。皆大貴。及見高帝。乃曰。鄉者

夫人兒女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帝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弱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而殺之殺之是也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非也何者古今欲爲不義求福於非望者多起於佞人之諛詞有以激發而成之當秦隋將亡之時欲爲漢祖唐宗之所爲者不知其幾爲父老書生之談者亦不知其幾彼父老書生偶驗於二帝耳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多是激發他人求福非望以陷於禍敗者亦多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禍其罪可勝誅哉追而殺之唐高之遠識過漢高萬萬矣史乃謂唐高之追殺書生懼其語泄理亦有之第其意雖私其事則是如以爲德色不過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英雄如季而肯遽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

巫覡惑人

南人信鬼里中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即古之巫也亦有男人爲之者即古之覡也嘗有婦人喪子往聖男所請問其子聖云子來矣聖乃代其子語云我饑當得母乳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於是聖男就抱此婦人頸哺乳此婦人不覺痛哭而歸語其夫以聖爲亡子狀相與神之其夫大怒撻之曰汝子死而問聖聖妄爲汝子而欲乳汝輒開襟出乳乳之設他日汝夫死汝或問聖而聖妄爲汝夫欲求汝合汝得無從之乎余聞之不勝抵掌後讀元魏高允傳諫高宗書有言敝俗未改者謂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今魏俗已葬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禮與開襟乳聖爲子正同

生煙

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文生。宋人小說。以此生字爲生熟之生。殊足一笑。楊用修亦以爲然。至引謝朓詩。遠樹暧芊芊。生煙紛漠漠。又引謝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覩生煙而知墟。此爲生煙。何者爲熟煙耶。此三處生字。皆當作生發之生。方有意味。

蔓字

今南人多用槟榔及蔓然。皆不解蔓字。劉淵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味辛香。生巴蜀嶺南。即鄭樵所辯西南夷傳蒟醬曰浮留是也。又名扶留。徐廣曰。木似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以酢羹。蒟亦作枸。音矩。徐廣注音窶。俗呼作蔓。蓋本於此。第今乃藤生。非樹生也。故蒟醬者。以蒟爲醬。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醬成。乃可稱蒟醬。若稱蒟即爲蒟醬。是秫可製酒。而未製酒之秫。亦可稱秫酒乎。又云。司馬相如使蜀時。求而得之者。第今巴蜀絕無此物。惟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乾之。以代其葉。殊不類桑椹。若產嶺南者。又絕不作穗。劉淵林云實長二三寸。辛似薑。不酢。小顏云。緣木而生。二說得之。

鬱林葛

粵中多產葛。惟鬱林州所產者。知名最久。齊武帝作估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著鬱林布。作淡黃袴。以舞此曲。即今之鬱林葛也。

泰山神祠

海內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詳神所自出。余閱馬端臨通考。泰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窪濁。宋眞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鐫石爲龕。祭焉。及考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迎西崑眞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岱岳亦名天孫。豈以此邪。李白遊泰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宋而香火始盛耳。

星命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蔭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興。科名科甲之星。夫何麗。此言眞足以祛千古之惑。

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自佳。而道或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爲有識者所嗤。即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綻。通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歆動人主。夫司馬相如何足効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既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韓論。其徂徠集中。不一而足。且曰吏部。不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

洞庭湘妃墓辨

按永州志。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陵靈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死。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楚詞。亦遂以二妃爲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酈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爲萬世不解之惑。及樂正子寰宇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麈錄。吳格甫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章華之臺。臨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峯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余按尚書。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即衡州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典。陟方注亦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尤足掩口。夫尚書所稱舜陟方乃死。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則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於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識緯百家。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傅會。故傳禮者又傅會博士耶。或爲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余曰。否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

死。尙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者。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時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己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況尙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一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子瞻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之舜於耄期之時耶。都元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冢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狩至於南岳。豈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元敬亦有疑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庳也。卽今道州。九疑之墓、或象冢耳。不然。商均寔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寔其陰。豈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十二枚。呂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禮、伏子賤尙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琯。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琯。以和八風。則白玉之琯。爲舜之寶器明矣。胡爲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巳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

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琯。遂傳流零陵耶。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大荒南經。帝舜葬於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臺卽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又寶櫝記云。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銜土成邱墳。舜葬鳥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瞑目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埋茲山。眞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四說尤妄誕不足辨。故朱晦菴粵西舜祠記。業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猶未爲之辨耳。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爲禹爲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爲得之。是舜之不死於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嗟嗟。禮有三不弔。水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弔之災。萬世下卒有未辨白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卽堯典之二女耶。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爲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亦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於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尙書亦不足據矣。景純又云。卽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鑒通無方。尙能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況二女乃帝

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故當以此二女爲天地之女。夫烏工龍裳。乃迂怪之談。既不足據。而帝妃不可降於洞庭小水爲夫人。天地之女。又可降於小水爲夫人乎。此王逸韓愈所以力辨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爲之說。此二女者。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倣。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於洞庭也。長源又豈以河大澤可爲洞庭也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爲實。至引陸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色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卽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於渭。帝王世紀又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徙封於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冢。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冢。絳州鼓堆祠神爲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渭與商、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實。然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窆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冢。乃多得大珠瑣金玉盌。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則不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按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一名鳴條陌。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於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爲南夷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理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眞。寖不可考。記禮者或傅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傅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經爲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既葬鳴條。

則雖南巡矣。斷非崩於蒼梧。二妃一葬於渭。一葬於商。或葬於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故不得不爲之辨。

附徐司馬鑾書

讀洞庭湘妃辨。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岡卽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注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注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傍涉。不盡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辨。今天下稱蒼梧者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謂。已不待辨。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於漢儒之手。據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乃崩。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爲舜崩之年也。九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爲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冀方。而身沒乃葬

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爲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爲可笑。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即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於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誣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既無定名。安知古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蒼梧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鳴條地。可爲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已詳已悉。因尙有數種。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攻自破矣。

石經

自有九經以來。鐫於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能詳者。故論列焉。

漢建寧間。蔡邕以八分書書石經。而其文。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於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尙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悉毀。然尙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尙有二十八板也。然亦

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注。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邕碑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何人矣。豈邕既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耶。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書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即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然其書久亡。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

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亦即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亡。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人。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

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凡九

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大歷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鐫石。太和七年。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幷孝經、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自孝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卽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耶。今祕閣所藏有孝經二册。乃唐元宗八分書。天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摹勒上石者。完好如故。蓋宋搨也。

僞蜀相毋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旦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於成都石經堂。豈益卽旦叔獻耶。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於祥字皆闕其畫。此必孟蜀時筆也。余幸承乏西省。校閱祕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册、尚書三册、毛詩八册、左氏春秋三十册、公羊七册、穀梁七册、禮記十四册、周禮八册、儀禮十册、孝經一册、論語三册、孟子三册、爾雅三册。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未知爲何人書。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當是宋物。眞希世寶也。撫玩一月。不忍釋手。

宋至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衞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監。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於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

時吳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於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眞。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達之知也。

賀季眞乞休

賀季眞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余攷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鄉老大回。聲音難改鬢毛衰。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眞嘗謁一賣藥王老。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共食。季眞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眞者。乃貪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眞清鑑風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老時爲風流。則鑑湖有靈。必爲吐穢矣。因考漢二疏乞身。亦皆居閒曹耳。若居津要。未知能勇退否。白居易有詩。散員疏去未爲貴。小邑歸休何足云。此足以評二疏矣。

疑耀卷二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衒。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卽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爲。第恐其不能爲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卽可爲國語否耶。而奈何諱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讐秦。豈忠義在人心。卽恩私不能奪耶。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卽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爲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潁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請納拜書及老泉所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已難。賈誼之於吳

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己矣。豈有所諱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生前卽願出門下。身後卽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輒肆詆毀。眞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卽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何爲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嚏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爲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嚏爲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番漢臣僚。齊道沿夔離。華言萬歲也。今嶺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卽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則嚏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書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墓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世遂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雜記南越尉陀獻漢高帝龍眼樹貢暄雜錄謂卽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尙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爲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爲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爲氏而其本姓竟莫可攷

開脇而產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爲侯伯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爲妄廢而弗論見亦隘矣彼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皆爲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王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妒婦亦然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奬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允嗣既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爲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混沌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走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有一本。飯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洎雲谷雜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適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廳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兒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言無事。願一見海爺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工亦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提攜頂鑪香。夾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

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家斲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奸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況明帝時。傅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尙未盛行。自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廷植花柳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廷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黃册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册。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卽位。嘗敕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卽今之黃册也。謂之曰黃。

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鴈足書

鴈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鴈足。蓋漢使者常惠自匈奴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出塞求武。托言上林獲鴈。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眞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鴈至前。手書一詩於尺帛。繫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露冷風高悉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羣臣有帛書。復書於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匈奴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匈奴。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羣龍無首

易羣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爲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畢家謂

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爲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爲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羣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羣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爲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爲禍始。卽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彖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羣龍之時。卽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爲然也。余故曰。羣龍無首。謂無爲事首。而非謂剛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爲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無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愼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愼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敕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愼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術者決王荊公去位

王荊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蝘蜓守宮形象也是易卽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从月爲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不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蜕蜴者注卽蠦螗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江北人呼爲蜕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亦曰蜴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蜕與蜥音相近或蜕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況爾雅止言蜥蜴未言蜥蜴之蜴爲易也卽蜕蜴之蜴亦未明言爲易然曰象形則易爲蜕蜴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於鄭伯之服非復前

日之頑獷也。周爲共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强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答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諄謾甚矣。高后召羣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卽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能無汗顏乎。

顓頊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爲夥。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且上止言夥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夥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爲宮室深邃之貌。則於夥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爲顧婦贈答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是反爲彥先之婦贈彥先也。且士衡既爲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爲彥先婦答。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眞有不可解者。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以匠者時盼應在木句。以不免饌賓應處雁句。而於中間乃添入卷異愚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既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爲亂耳。第希逸警語。濬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錄。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卽惠連起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韜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爲太公望之書。第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說。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爲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弢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爲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隋矣。豈上古故有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卽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光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旣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爲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爲夜光。吳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爲通稱。不繫於珠與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爲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據。珊、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爲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纚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卽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爲甬路。乃傳誤也。

慎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趙岐注。慎子名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慎到、趙人。謂慎子卽慎到。是到又慎子之名。諸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爲慎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者。豈慎子以滑釐爲名。而以到爲字耶。皆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曰。慎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慎子。其後以字爲氏。而以滑釐爲慎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慎子之先。當有慎氏。慎之姓非自滑釐始也。

結字卽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首界卽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魁結。卽魁髻。乃借結爲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結喉。是不知結卽爲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爲髻髮。似誤。蓋結髮卽髻。猶讀結爲髻。字義能無重複。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同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晁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袴制

褌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禱夢

閩中九鯉湖禱夢者響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曳子請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既不能前知即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錄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鄉人爲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爲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於閹豎之輩似亦可恥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閹豎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庇安能有此洪适因引漢靈帝時太邱長陳仲躬弔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事以釋之使自快然蓋時政既愒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時之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爲閹豎勒石借其名以爲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及作文與可筼筜谷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

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雕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憒焉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爲然。卽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眞。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著道理。此又非知坡公也。

佛字辨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弼。又作弼。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棄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爲覺。蓋譯者曾信其說。而故爲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卽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瘧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卽病瘧。是瘧且病聖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天。雖忠如姬旦。亦不能回天也。

大麓辨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爲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尙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錄尙書事。蓋本於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者。王充已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邵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說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爲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錄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祛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風雷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鎭定耳。夫震雷虩虩。不喪匕鬯。舜能不迷於烈風雷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風雷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顚隕不能成禮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

或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蘩菁謂之蘩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爲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兩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蘩菁之字卽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蓧丈人次逸民次太師輩去魯此皆門人敍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十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愎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棄故舊則新間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尙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黜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十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十何

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爲三仁。爲柳下惠。爲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昔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爲可笑。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戲與義通。故義與獻通。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昔人之不識字也。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及世紀。皆謂伏羲已先爲之。并制九針。以拯天枉。余意百草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亦古已有之矣。非始於黃帝也。治病者。惟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針本以石爲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寇萊奢儉不同

寇萊公貶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宏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眞異於公孫。

勫斗

今人以頭竪於地。以脚番上。爲勫斗戲。諸書皆作觔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則勫斗字當從孫吾與爲跟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觔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藝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元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澣。同音。本草圖經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麤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煅養。則煙飛於上。水銀

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煆也。及按西粵志云。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紿僱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卽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鏟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草異也。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姑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夏世最文

夏尙質。周尙文。余以爲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卽今攷古博古二圖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問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爲文。其文陋矣。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式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爲郎中

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皋令印皋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邑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況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嘉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固兩都賦遂以騶虞爲嘉田之名而曰歷騶虞覽騵鐵然則詩言雎鳩以美后妃之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雎鳩呼之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卽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舉據國語有云西方之書

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爲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爲西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齊鎛鐘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鎛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鸛鶂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鸛鶂至則主疫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爲裘不知其解

花蘂夫人

孟蜀時花蘂夫人有宮詞膾炙後世然夫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凡駐輦處皆有題咏鐫於金石今載在豪異祕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蘂上尙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概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亡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卽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亡耶余按諸傳記花蘂夫人姓費陶九成輟耕錄曰夫人乃徐匡璋女實費貴妃號曰花蘂者以喻其美也不知與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是衆也

疑耀卷三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卽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爲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猝就。乃約之而爲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卽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卽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迴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卽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眞行爲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眞書。是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尙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

就漢隸運筆結體尙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擴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鞏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尙方而不尙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邱明非姓左

左邱明古今相傳邱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邱墓者一村皆姓邱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邱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邱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柏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粧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

車文於湯質。質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粧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撫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考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爲鸕鷀。碧溪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兆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碧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爲神鬼。非鸕鷀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妻竟禱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爲正。碧溪爲謬。蓋下有食黃魚語。非鸕鷀而何。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一言爲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墓誌。歷敍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誡。而晚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誡人而不知自誡也。然樂天既知誚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卽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惑。卽高明之士。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爲余言。今武進縣尙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半月爲女。爲男時。能御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往往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嘗五行志謂之人痾。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其僚友趙參議者。有婢甚慧黠。參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强卽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有兩形。前後奸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錄。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尙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歷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爲博义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眞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雌雄異物志。靈狸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义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狸所化生耶。第諸傳

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獨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眞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爲滕王元嬰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衞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爲李衞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後山有詩二首紀之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得之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子嫁爲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鷄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衞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衕衖

今京師呼巷爲衕衖。蓋俚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貂鳥可以止衕。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衕。獨衕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亡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尚何事可相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爲黃門。蓋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卽黃闥也。內人者、閹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鎖門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

爲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

宮相去獨二律。夫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謚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東坡和寄茶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嘗爲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錄。長沙岑和尙有曰。狸奴白牯却知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奴二字。黃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簟。乃借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白牯是簟。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別爲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羣。是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

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卽相府幾務宂雜。而吟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尙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薨。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棄去耳。

樂府譌缺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鐃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雜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永久。訓詁譌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爲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梟爲不順之鳥。言母攜其子捨己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

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爲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絕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絕。不復相思。不爲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旨。豈若氓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于世教也。尙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官吏不得受監臨飮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飮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飮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飮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臨飮食之禁尙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時曹修知鎭戎軍。受鄰人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司馬溫公以爲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止謂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已爲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匹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匹及以飮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爲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

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殿最。安得賈漸起、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閱司馬溫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置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待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塡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草。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

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吉凶。亦豈有異于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卜日。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眞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蘇子由制策差舛

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圅毡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鎭同議。以圅字號爲第三等。毡字號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毡字號卷爲不入等。溫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收

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問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圖毬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斂。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敞有詩云。三徑積荒草。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蜕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句闌中。諢語言紿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弟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玉牒。萬歷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有萬人。今又十年。其生齒

尙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高祖救中原之難。其功同也。故允嗣之盛。亦相同乎。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爲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之草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草爲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黃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棄子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算。嘗爲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闥。人豈不老乎。是胭脂又有樹有子。非草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有草。可染臙脂。又不獨西域也。

粉

古今寶錄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卽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卽黛。今婦人以杉木灰研末抹額。卽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

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啓。元眉施兮鉛華落。卽墨眉也。庾信詩云。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黃。亦漢宮粧。梁簡文詩。同安鬢裏撥。異作額間黃。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粧。隨意皆可。

妲己

妲己。古書有作黵已者。說文白而有黑曰黵。字統黑而有豔曰黵。二說皆不離一黑字。則妲己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元妻。亦云其貌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膚而慧豔。鋹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尙妃者。貌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寵冠一時。則黵己、元妻。當不誣也。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與十洲記同。此卽周書所稱疑雪者也。元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爲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爲一。

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續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幷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太元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揚雄之太元。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元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騋出豕之敗駕。後人改出爲突。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卽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羣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卽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雞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嘗四用之。秋天不肯明。干戈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惟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

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營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己亥。今象房象死。余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寅。卽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跂云。象肉筋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千味。亦未必然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罩。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如覆盌于水。而盌不沒。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卽氣。滅一尺地卽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于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則萬物焦。入海

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汛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著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著白接䍦。接䍦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翮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韈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皆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門爲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族之物。有何意味。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卽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韶餘柑子一桶。王元美宛委餘篇載餘柑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丸。子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柑。物之難博如此。第柑當作甘。不宜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後三魂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魄散也。七七之說蓋本此。

疑耀卷四

圖書生尅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尅數也。一生一尅。天地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即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爲首祀。是雲之爲神。不知歷幾萬劫。幸遇我世宗。始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鑾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即雨也。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爲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啓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荊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

木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通謂之簡板。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蓋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誚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郤愔遣牋詣桓溫。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刺。何稱綾文。又寧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倣古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前未有書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闊尺餘而已。今用七八摺爲全柬者。是後人積奢之所致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即今長安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而上一紅籤。僅如筯。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語事。即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啓。而其字草書。蓋眞跡也。今用副啓。聞亦起於世廟末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至大。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略同。及南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

前定之矣。噫。與角去齒。豈惟坡公。

佛經不眞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辨。唐顯慶中。元奘譯經。帝勑于志寧等監譯。有勑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時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誡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不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一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僭瀆。是以莫愁爲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天府。卽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臧質爲竟陵郡時所作。是爲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曲也。今漢江西有

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歌謠。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在城西。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唐人詩、莫愁魂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卽金陵有莫愁。當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爲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有以吾孔子爲戲者。賓客李至言、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太宗笞伶人。以懲無禮。魯哀公以儒爲戲。尙不可。況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絕。若李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晉郤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衞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衞瓘見乎。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

嘗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眞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禱遺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爲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鬨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周禮大司樂辨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尙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此傅會於內事

外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爲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商調中者。卽黃鐘之商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五音之全。易辨也。其半而爲少爲子。又爲變。難辨也。周樂奏於圜丘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土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顏回二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律之爲正爲子爲變者。亦皆含焉。一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商。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理。卽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奏。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概。

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强作解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賓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曰。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商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得衆。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乖。故周公制樂。尙遲久而嫌敏急。不以商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也。又嘗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宮音。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天。則以黃鐘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鐘爲宮。而其起調。亦黃鐘之羽。非黃鐘之宮也。夫黃鐘爲君律。宮爲君聲。起調卽無君。而入調雖有君。又爲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爲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起調於羽。君弱臣强。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爲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蓋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爲殘闕。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簇爲徵。又復重出。其爲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尙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

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會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微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爲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尚覺矛盾。況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卽周公所謂羽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鐘。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鐘。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爲角爲徵爲羽。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子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微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既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莫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卽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蓋五音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尚難以叶三百篇。具在之詩。當漢儒時。卽平上去入四聲尚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影響者。謂聖人之樂果闕商闕角。且以兆弱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鑾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談。況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譌誤。益寥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鐘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爲樂。鄭氏之謬。蓋泥于圜鐘爲宮以下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上文不同。因概疑祭祀歌奏皆不用商。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增其妄。蓋此爲圜丘方澤及禘祫三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合樂而奏之。三大祀爲重。故迎神至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云本宮相生爲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蓋降神之樂。既與六樂不同。作者明取別義。如圜鐘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鐘與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祇。黃鐘虛危之宮。是爲宗廟。故首奏以迓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卽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爲降神而作矣。若夫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尚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法。並無一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爲此自四樂各舉其一。如黃鐘一宮。次太簇爲徵。卽林鐘爲宮。應鐘爲羽。卽太簇爲宮。大呂爲角。卽南呂爲宮之類。然圜鐘一宮。再奏黃鐘爲角。係夷則宮。又奏大簇爲徵。姑洗爲羽。俱在林鐘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可解。卽朱說亦未爲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宮聲最濁。損之爲徵。次清。益之爲商。次濁。又損之爲羽。最清。又益之爲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隨子母之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健。純粹

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鐘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氣。次黃鐘太簇姑洗。居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遞減一寸。吹之而和。調俱含宮。象天德也。地道柔剛。含宏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鐘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簇。太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位成章。黃鐘起于虛危。其位屬子。子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合。和以應鐘。黃鐘律之始。應鐘律之終。四德無所不絕。立人道也。合三樂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鐘六變。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鐘八變。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鐘九變。人參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四聲爲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饗圜丘以黃鐘。祀方澤以林鐘。祭宗廟以太簇。既與三樂稍別。協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圜鐘祀天。函鐘祭地。黃鐘祫禘。樂曲凡四。又似合樂。不但爲降神之奏。蓋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五聲中羽爲物。以羽役宮。爲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蓋旋宮也者。卽瀉宮也。古人以其遞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瀉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鐘瀉行于十二律之中。無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宮圖。起黃鐘宮至夾鐘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奏一闋。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羽上

生宮音調不諧。故黃鐘以應鐘爲變宮。收之上生無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訛。以爲周樂皆起于羽。爲臣弱君之兆乎。若夫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不同而調同。況雅樂乎。四聲七音等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爲經。卽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于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爲緯。則宮商角徵羽半商半徵備焉。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爲次。宮可含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爲次。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必字字如聲。乃爲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强造字以傅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一音別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爲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噱。況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祝融乎。等子韻甚欲別著一論闢之。樂律之辨。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以爲疑。及詢諸內侍。皆云朝廷嘗簪之。此亦有所倣。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瑚珠。晉元帝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說也。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縱篇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余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處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鴆。鴆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鴆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酖。亦鴆之譌耳。

鬻劖雕字

爾雅釋器。象謂之鬻。角謂之鬻。一本作鷺。犀謂之劖。一本作鐫。玉謂之雕。一本作鵰。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據也。

窖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煴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卽進牡丹。亦是此法。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之。蓋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火氣俱半也。

蘁荼字相通

蘁卽荼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荼。聲相近。借字也。荼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矣。又詩采荼。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荼音也。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疏。牽牛三點黑。名爲三點白。

介雞

左傳李郎之雞鬬。季氏介其雞。爾雅翼作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據。但未詳其義。

鬱鬯之辨

古者釀酒以黑黍爲上。其色必黑。祭祀用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動也。今人乃以黃色爲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

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卽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辨耳。

蘴字辨

詩卬有旨蘴。旨蘴、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蘴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蘴。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蘴綬。與釋草蘴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蘴爲鳥。與上防有鵲巢爲偶。謂鵲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蘴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異。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蘴。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蓄之旨相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蘴之蘴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辨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恥做得尙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避。隸人叱之。此士人亦大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既是生員。當有廉恥。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笑曰。公乃無廉恥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恥。士人曰。若有廉恥。如何做得到尙書。一時喧傳絕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恥乃做得尙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尙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眞南蠻鴃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尙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宏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尙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矣。始作尙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皇。非二世也。

惡獸爲名

鑿齒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叉名夜叉。弟羅名羅刹。夜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幷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愼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意。不眞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北齊陽斐謂雖係以牘牆塡墼亂。以收罝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倩寫書。罪過多矣。基答潘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與慧叡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宮商體裁。以入管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僞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西王母答云。遂替顏色。逾五千年。不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者。開闢之初卽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乃作今人筆。其僞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先被太帝君勑使詣元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麻姑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親覩。願來卽去。其體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僞襲也。

仙宦非共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嘗示以書。而引漁陽田豫鐘鳴漏盡之語以責之。定錄君亦責其不卽褰裳。乃知仙宦原非共途。今逐逐緇塵。耽耽青紫。猥談元學。眞癡人前說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恥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詩曰。出門拙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鄙哉摩詰。宜其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詞不理。此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奈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令劉孝標、陸澄爲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弒。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弒。而謂之見弒。豈別有所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揚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前輩深於詩。未有此

作豈古人評詩止以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比舊草以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之極也此亦有理

禹娶四日卽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卽出而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卽有啓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爲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爲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弒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爲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即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奧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爲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奧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顯白爲主。殊無一毫古奧意。何以爲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筋廟辨

今高郵州露筋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宿於門外。遂爲蚊蚋所噉。抵曉。露筋而死。余嘗疑之。蚊蚋雖猛。豈能噉人至死。此女即貞潔。亦豈能忍受此蚊蚋。不自搏拂耶。偶閱西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筋驛。乃一醉人宿其處。爲蚊所噉。江德藻北道記。邵伯閘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則今所云貞女露筋者。乃後人傳會以惑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溱洧。後人傳會露筋以爲貞女。夫亦有所風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中自有釋教．儒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爲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尙未沉江．宋玉見其放斥愁懣．恐其魂魄先已散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魂．使反於身．非如今人已死而招其魂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祖答陶宏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卽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眞蹟．昔、梁相去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謂二王書卽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文休曰．二王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有說．陶宏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前．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右軍遺蹟．不知是眞是僞．但陶公所云此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爲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劍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

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爲天上火以戊己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登年至者多縈戀爵位不能自決往往皆妻孥所從臾也白樂天戊申歲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趁朝無氣力又云老病傍人豈得知以此光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從臾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躇覓何事末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而不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已望八復以三年考滿臺省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自疏罪謂忘其年豈亦有妻兒爲從臾耶一笑一笑